

Arco

给生命以方向

LITERATURE
IRELAND
爱尔兰文学会资助图书

蛾子 纷落 的时刻

诺拉·尼高纳尔诗选

Am Lonnaithe na Leamhan.
Rogha Dánta Nuala Ni Dhomhnaill

邱方哲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蛾子纷落时刻

诺拉·尼高纳尔诗选

Am Lonnaithe na Leamhan:
Rogha Dánta Nuala Ní Dhomhnaill

邱方哲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蛾子纷落的时刻：诺拉·尼高纳尔诗选 / (爱尔兰)
尼高纳尔著；邱方哲译.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17-3565-6

I. ①蛾… II. ①尼… ②邱… III. ①诗集—爱尔兰
—现代 IV. ①I56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369 号

蛾子纷落的时刻

Ezi Fenluo de Shike

作 者 / (爱尔兰) 诺拉·尼高纳尔

译 者 / 邱方哲

责任编辑 / 宋玉成 聂元元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130 千

印 张 / 6.75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65-6

定 价 / 45.00 元

总 序

“望夏日长空，即为诗，虽然不在书页里。真正的诗，
逃逸。”（艾米莉·狄金森）

诗，跟语言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诗，是无声胜有声，
是木叶无语纷纷落。诗，是两个默契的人说话，说着说着，
进入沉默。“人，诗意地栖居”。诗是凡躯出生入死的本相，
因而不妨说，每个人都是诗人，都默契于诗，虽然你常常忘了，
因而也被遗忘。

像暗夜中的北极光闪现，照亮虚空中的虚空，让无声者
发声是诗人的天职。诗人体悟沉默，更痴迷于语言，他/她
的心灵更为敏感，每当情动于衷，不能自己，遂在语词的密
林里耕耘，让语言从其根部发出颤音，让天地人神共鸣。

好诗是有强度有张力的语言，一首好诗有时恰如一个有
力的扣球，它不想打败读者，它希望读者把球接住。因而，
诗之美不必优美，不唯抒情，更远离滥情。对于一首好诗，
读者理应有更高的期许，远非轻松的消遣和抚慰，更不是可
有可无的装点。好诗磨砺读者的感性，带你走入陌生和惊喜。

“北极光诗系”邀您重读经典，并推介当代新篇。其中，“经典译丛”，主要精选老翻译家的经典译作。百年来，外国诗歌经典经受了翻译的考验，有磨损有变形有创造，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感性和新的表达，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已成为中文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份财富需要代代传承。与此同时，伴随语言和感性的日益更新，也需要鼓励新译者尝试经典重译，我们相信，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常译常新。

“北极光诗系”之“当代译丛”推介当代世界诗歌精品，特别是在世界诗坛被充分认可，享有定评而鲜有中译本的诗人诗作。这是一块尚待耕耘的土地，需要出版家的胆识和情怀，也需要新一代译者继往开来、不懈努力。

经典或许不是你正在读或打算读，而是你正在重读或打算重读的书；而每一部经典都曾经是当代新篇，来自鲜活的当下，在读者的阅读中走进历史，成为经典——

为永恒驻足，
为甜蜜与光明留步，
走进经典，
朝向诗与生命的极处。

编者
2016年5月

译序：

一根歌唱的骨头：诺拉·尼高纳尔

诺拉·尼高纳尔（Nuala NiDhomhnaill）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爱尔兰语诗人，她著有多部诗集、散文集，屡获国际诗歌奖项，并曾担任国家诗歌教授（2001—2004）及首任爱尔兰语诗歌教授。她的诗歌常被选入爱尔兰高考题目，并被翻译成包括德语、波兰语和日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她的创作手稿由波士顿学院伯恩斯图书馆珍藏。

“爱尔兰语诗人”这个称谓对于汉语读者而言可能还相当陌生。尼高纳尔在爱尔兰本国得到的赞誉和推崇，跟她坚持使用爱尔兰语写作，并且将爱尔兰语诗歌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密不可分的。然而爱尔兰诗歌和爱尔兰语诗歌有什么区别？爱尔兰语文学出自怎样的一种传统？要理解尼高纳尔的诗歌，必须先把握两方面的背景，一是爱尔兰语的历史和处境，二是尼高纳尔自己的人生经历。

爱尔兰语作为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其生存境况其实并不乐观。尽管一百多万人声称自己对爱尔兰语有各种程度的掌握，但能够完全流利使用并以其作为日常交际用语的人口可能只有两三万，还集中在偏远的几处所谓“盖尔语区”（Gaeltacht）。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英语都是首要的通用语言，不管爱尔兰语再地道，在社会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娱乐休闲的时候，都很难避免使用英语。相比之下，爱尔兰语的学校、媒体和文学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政府公文法律被翻译成爱尔兰语，然后就束之高阁。更有甚者，道路和公共设施的标识牌上，常写着正确的英语和错误的爱尔兰语。如此种种，爱尔兰语经常被拿来当作强势的英语侵蚀取代民族语言的范例。

爱尔兰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虽然跟英语在五千年前同属一个祖先，但现在跟英语的区别，就跟俄语和英语的区别一样大。凯尔特人曾经叱咤欧洲，奥地利、法国、不列颠和爱尔兰都一度是凯尔特语言的天下。罗马帝国征服了欧洲大陆和不列颠南部的诸多民族，却从未踏足爱尔兰，由此爱尔兰无论在社会组织、语言文化，还是农业、军事上，都走上了一条与西欧大部分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公元5世纪后基督教的传入和书写的普及使得爱尔兰进入了文化

的黄金时期，被誉为知识的灯塔，培育出大批僧侣到欧洲各地传教讲学和开办修院。同时，爱尔兰的知识阶层创作了海量的文本，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用爱尔兰语书写的。这些文本包罗万象，既有传统的经书和解经学，又有迷人的传奇故事和诗歌，还包括法律、医学、历法、家谱等等。爱尔兰中世纪文化大爆炸留下的成果足以傲视全欧。举例说，单只一部基于《圣经》故事的韵诗，其长度就超过了所有古英语诗歌的总和。虽经过数百年的流传而残缺不全，爱尔兰本土法律现存的篇幅比中世纪整个西欧颁布过的成文法加起来还要多。

9 世纪的维京骚扰，12 世纪的诺曼英国入侵，都没能阻碍爱尔兰语文化继续繁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13 世纪后发展至高度成熟的爱尔兰语诗歌。这种所谓的“严艺”（Dán Díreach）诗歌有着极其复杂的格律要求，以至于每一行内每一个带重音的词都必须按照规则跟另外的词押头韵、尾韵或辅音韵，在意象、主题和辞藻上都有完善的评判标准。这种带着枷锁舞蹈的艺术不仅受到爱尔兰贵族的钟情和赞助，还风行于维京和诺曼英国后裔的贵族中间。经过漫长而严格训练能够创作“严艺”诗歌的诗人在中世纪晚期的爱尔兰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特权，得到贵族的尊敬和供养。从 13 世纪后流传至今的韵诗大约有三千首，然而大部分诗属于口头创作，不曾被记录下来，手稿也绝大部分佚失。按此估计，说 1200—1700 年五百年间约有三十万首完善的诗歌被创作出来，是毫

不夸张的数字。全唐凡三百年，人口数千万，传世诗约五万首，按比例而言，数目尚不如当时爱尔兰一百万人口产生的诗歌。

然而发达的爱尔兰语诗歌传统并没有被现代的诗人们直接继承。英国殖民统治的隔离政策使得爱尔兰长期游离于欧洲的整体历史进程之外，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一波波新思想的熏陶和冲击。直到17世纪，爱尔兰由本土盖尔贵族统治的地区在政治、技术和文化上跟四百年前几无区别。爱尔兰语文学在这种人为的“漫长的中世纪”中固然不受打扰，保持原始面貌，但也错过了吸收外来营养进行革新和丰富自身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样的“处女地”是非常脆弱的：缺乏对话的诗歌难以得到外人倾听。一旦诗人依附的本土贵族被铲除，诗歌传统就失去了存在地位。当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厌烦了爱尔兰贵族的反复，出兵没收他们的土地时，诗人便失去了庇护人和鉴赏者，他们突然发现跟斯宾塞和莫里哀相比，自己跟新社会如此格格不入，没受过现代教育，没能把握欧洲的风潮，没有成熟的出版产业和足够的识字人口支持独立文学创作。于是在本土贵族阶层式微后，爱尔兰语文学迅速消亡。

到19世纪，爱尔兰悠久的文学传统几乎只剩下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历史和传说；即使只是这些，其数量和质量仍相当可观。没有了知识精英的主持和引导，爱尔兰语文学像野花一样盛开在田边地头、天涯海角，在现代化的诱惑和压力下每过一代，就流失一分。从1820年到20世纪20年代

爱尔兰独立，英语的同化、政府的歧视政策，加上大饥荒带来的死亡和移民，使得讲爱尔兰语的人口从全国人口的一半锐减到不足一成。爱尔兰小小岛国，文豪辈出，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有叶芝、萧伯纳、贝克特和希尼四位，还有王尔德、乔伊斯和托宾等蜚声国际的作家。尽管他们常常（声称）从古代爱尔兰语故事和诗歌中汲取灵感，却都不是用爱尔兰语创作，在写作传统上也被归为所谓的盎格鲁—爱尔兰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以爱尔兰语写作的优秀作家，像帕特里克·奥康奈尔（Pádraic Ó Conaire）、马丁·奥凯恩（Máirtín Ó Cadhain）、弗兰·奥布赖恩（Flann O'Brien）以及尼高纳尔本人，往往不被国外读者所知。

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政府把爱尔兰语奉为国语，把残存的盖尔区生活方式和口头传统视作民族精神的寄魂所捧上圣坛，殊不知这种浪漫化的形象既阻碍了普遍贫困的盖尔区的发展，又使得区外的民众将爱尔兰语等同于落后和愚昧的往昔艰辛生活而避之不及。叶芝这位最广为中国读者热爱的爱尔兰诗人在此中是重要推手。他本人用英语写作，出身于新教徒的城市新贵阶级，却常常歌颂神秘、简单而自足的“爱尔兰精神”。尼高纳尔针对叶芝著名的文学形象，被当作爱尔兰民族象征的凯特琳·尼胡里痕写过一首诗（《凯特琳》），把她重新塑造为抱紧过去不放的陈腐老妪：

她总是喋喋不休讲那些陈年往事

一边踩着沾满露水的高跟鞋

在周日早上砰砰骚扰乡里。

数十年来，古板的语言政策强制学校教授爱尔兰语，却没有为学生提供任何在现实里而非民族主义梦幻中值得学习的理由。同时，对盖尔语区的保护和扶助常常带有让其成为传统“活化石”的意味。尼高纳尔清楚地认识到这对于盖尔区的文学遗产无异于再次创造一个“漫长的中世纪”的温室，最终导向爱尔兰语文学的脆弱灭亡。她在《人鱼和传染病》里表达了担忧：

当今的流行病学家

称他们为“处女地人群”。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理解

是遭受了精灵的诅咒。

上岸的人鱼族暴露在从未接触过的种种疾病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而更可悲的是人们在观念上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转变。如果爱尔兰语文化继续被当作与现实无关的“活化石”隔离在展柜里，那么迟早要面对这种命运。

尼高纳尔一直身体力行地创作与爱尔兰之外的传统对话的、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诗歌，正是为了挽救她心爱的母语。她的诗题材多样，既取材于古代文学和乡间生活（《库

呼兰之二》《李尔的孩子们之死》《窄路》），又有个人的情感和经历（《黑王子》《僧侣》《在异乡流产》），还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我们有罪了，姐妹们》《骨头》）和国际视野的现实关怀（《卡宾梯利即景》《黑暗》），极大地改善了此前爱尔兰语诗歌聚焦于本地和传统的短浅目光。她的语言充满了表达张力，大量使用谚语、习语和民谣式的元音、辅音和韵，与学校教授的干巴枯燥、一板一眼的“复活版爱尔兰语”构成鲜明对比。有批评者反对她在爱尔兰语行文中夹杂英语或其他语言的单词，认为这样破坏了爱尔兰语的纯洁，然而仔细想来，英语诗中，又何尝不是常常夹带法语、德语、拉丁语的词汇呢？一种语言的活力恰恰在于它吸收和融合其他语言的能力，鼓吹“纯粹、典范”的爱尔兰语，不过是把爱尔兰语当作民族文化僵尸的又一表现罢了。至少从我作为爱尔兰语学习者的感受来看，尼高纳尔的爱尔兰语是我读过最有活力、最具韵律的之一，她实实在在地让这具“僵尸”坐起来，大胆地开始跟各种试图将她盖棺定论的人顶嘴。

二

要同时从内外两个角度去理解和批判盖尔区的传统文化，没有比尼高纳尔更理想的人选了。诺拉·尼高纳尔于1952年出生在英国兰卡舍郡一个煤矿小镇上，父母都是医生。她的母亲艾琳来自爱尔兰西部凯里郡盖尔区，属于当地第一批能

读上中学的女孩。艾琳家世代都是佃农，她的父母殷切期待着孩子们除却在田间劳作或者移民美国做苦工的命运外，还能有更体面的选择：“好好念书，脚上就不用沾满牛屎”，她父亲如是说。教育在当地意味着讲英语，进城出国，斩断一切跟贫困家乡的联系。艾琳非常争气，一直念上了医学院，在英国开办了自己的诊所，成功地摆脱了盖尔区的出身。视爱尔兰语为贫贱落后的想法在艾琳心里挥之不去，以至于尼高纳尔第一次发表爱尔兰语诗歌时兴奋地向母亲报喜，艾琳却担忧她干这等“没前途”的事情。艾琳（和其他同时代人）对自我语言之根的否定，反映在《人鱼与敏感词》里：

别跟她提“水”这个词
或者任何跟海有关的字眼：
.....
她唯一的噩梦就是
回忆起
上岸获得重生之前
的水下生活。

尼高纳尔的父亲也来自凯里，在兰卡舍郡的医院工作。他并不像妻子那样在工作中得到尊敬和快乐。20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仍然充满对爱尔兰人的歧视，他的同事尤其爱拿他开涮排挤。于是当爱尔兰中部涅纳赫镇招聘外科医师时，他（没

有过多考虑妻子儿女的感受）便踊跃申请。

艾琳果不其然极力反对，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爱尔兰仍禁止已婚妇女工作。天主教在与信奉新教为主的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变成了民族的象征，独立后的爱尔兰自然常年被天主教会的阴影笼罩，不仅教育几乎全为教会一手把持，在政策上也倾向建设一个“传统、虔诚”的社会：极端强调家庭责任和性别分工，歌颂纪律与妇德，禁止堕胎、离婚和各种“出格”的举动。教会认为为了儿童的福祉，已婚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多多生育，相夫教子，因此政府立法规定已婚妇女不得担任公职，这一法令直到 1977 年才取消。上行下效，各行各业也都几乎不再雇佣已婚妇女，谁要是结了婚还出来工作，就难免被人指指点点，说她不负责任、自私、漠视孩子。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医生，艾琳很难接受职业生涯的突然结束，更何况她曾经费那么大劲，就是为了逃离充满桎梏和不平等的爱尔兰。

可是她拗不过丈夫。1957 年他们搬回爱尔兰，在安家的忙乱中，年仅五岁的尼高纳尔被送往凯里乡下的姨妈家寄养一年。这段经历是尼高纳尔生命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让她从此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姨妈家处在盖尔区的丁格尔半岛，彼时尚未通水电，过的恰是那种浸淫于深厚传统的田园生活。小诺拉很快就掌握了爱尔兰语，跟大家打成一片。她尤其喜欢听乡里的长者讲故事。爱尔兰千年的文学积淀在这些农民嘴里被演绎成一幕幕生动跌宕的传奇，他们对本地地理风情

的熟稔无人能及。地名传奇（Dindsheanchas）是他们最喜欢讲述的题材。爱尔兰的每一片树林，每一条溪流，每一处山谷，甚至每一块大石头的名字，在民间记忆中都有着曲折的背景故事：“魔里汗的炊锅”是夺牛英雄征途上遇见战争女神的地方，“鲑跃滩”是具有预言能力的鲑鱼和雄鹿展开厮杀之处，“克鲁汉”是来自彼岸世界的猪群鱼涌而出糟蹋爱尔兰大地的石器时代墓葬，等等。在长诗《屯湖》中，尼高纳尔带着家人登山，一路给他们讲述每处景色的地名传奇：

一道激流从半空悬下，幼年的奥斯卡
曾在旁边一块石板下躲藏，
不愿听群殴喧哗，可他还是忍不住
纵身断喝：“俺也来凑个热闹！”

而在《拉比示答》中，地名的词源（“丝绸床”）被演绎成了一幕神秘而热烈的情爱：

我愿为你铺一张床
在拉比示答
高草深处
众树扭结荫蔽
而你的肌肤
沉于黑暗，将如

丝绸拂过丝绸，在

蛾子纷落时刻

丁格尔乡间最受欢迎的传奇莫过于库瓦尔之子芬（Finn mac Cumhail）和他周围聚集的菲拿好汉（Fianna）纵横全岛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早在 9 世纪就已经在爱尔兰流传。10 世纪的《地名传奇》（*Dindsheanchas*）和 12 世纪的《智者对话录》（*Agallamh na Seanórach*）两部长篇故事里收录了不少芬的篇章，而 20 世纪 50 年代丁格尔出名的故事歌手脑海里储藏的故事数量也丝毫不逊色。一位叫杰克西的农夫是尼高纳尔崇拜的对象。他记得的各种民谣、传奇、谚语和掌故足以充实一座图书馆。尼高纳尔自己的姨丈汤马斯也是一座知识宝库。她上中学后一次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本学者记述本地风物的《神秘的西凯里郡》。汤马斯看完后说：“这书不错，跟我记得的东西差不离。不过他也就讲了过去两百年，我可以给你讲这儿四百年来的所有事情。”汤马斯的形象和言语多次出现在尼高纳尔的诗中，例如《不寻常的承认》，他丢下一个关于人鱼存在的线团，任由年轻的尼高纳尔去拆解。她（像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正沉迷于新科学的强大力量，而汤马斯在历数鱼类的爱尔兰语名字时告诉她：

“地上每一种动物，”他说，

“在海里都有对应。猫啦，狗啦，牛和猪——

那里全都有。

甚至人嘛，海里也是有的。

我们管他们叫人鱼。”

无疑，不止地名，甚至鱼类的名字（“狗鲨”“白点猫”），都能从汤马斯的记忆里钩沉出一大串传说和见闻，包括渔民们只在私下口耳相传的与人鱼的遭遇。这个世界对年轻的尼高纳尔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不知道具体内容，却被其幽冥深远震撼。她几乎要陷进那个深渊，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找回科学提供的坚实立场，“打算拿 / 化学、物理和深海探测的最新成果 / 灌满他的耳朵”，汤马斯却已经走开，“把我扔在两重水间 / 沉浮挣扎。”

“两重水间”（*idir dá uisce*）的意象同样脱胎于古代爱尔兰传说，一为此世，一为彼世。彼世并不是基督教里说的死后天堂地狱，而是和人世平行存在的，一处时间流逝跟人世殊异的所在，传说中的生物，像人鱼、精灵等等都居住其中。两个世界互有交集，渔民们目睹海上出现伊甸园般的岛屿幻影，圣布伦丹曾航行到不死之地，每年万圣节精灵居住的仙丘会打开大门让他们一夜驰骋人间。汤马斯的观念里，人世和彼世相通共存，人和人鱼、精灵一同生活在传说经纬交织起来的意义之网中，每一处地貌，每一个事件都能在本地历史的坐标里得到安放。而尼高纳尔在学校学习的新知识将这两个世界无情地割裂开来，放逐一切不能得到客观测量证实